

一年來的歐共主義趨勢

陳璋津

一、八四年前的困局

歐共主義趨勢(Eurocommunist Tendency)①發展比較明顯的西歐三個國家的共黨：義大利共產黨(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; PCI) (以下簡稱「義共」)，西班牙共產黨(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; PCE) (以下簡稱「西共」)與法國共產黨(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; PCF) (以下簡稱「法共」)，從七〇年代初發展出歐共主義的路線之後，十多年來顛簸前進，遭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挫折，至今不但一事無成，還險遭敗亡。揆諸初期這些共黨會發展歐共主義路線，最主要的基本假設即在於：處晚期資本主義西歐的共黨取得政權，必須走與俄國發展不同的道路；而且為取得政權之後，避免重演智利阿萊德(Salvador Allende)政權覆滅的悲劇，就必須結合其他進步力量，擴大民主的基礎。因此，義共於一九七三年提出「歷史性的妥協」(Historic Compromise)路線時，即希望聯合「基督教民主黨」(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)②，開啓義共取得政權的道路；西共於一九七四年提出「民主的聯合」(Junta Democrática)③策略時，即寄望拉攏社會主義工人黨，

註① 本文沿用卡利略(Santiago Carrillo)及吳祖田的看法，理由見 Wolfgang Leonhard, *Eurocommunism: Challenge for East and West*, Trans. Mark Vecchio, (New York: Hoer, Rinehart and Winston, 1979), p. 4; Santiago Carrillo, 'Eurocommunism and the State', (London: Lawrence and Wishart Ltd., 1977), p. 8; 吳祖田著，「『歐洲共產主義』趨勢的研究：一九七五—一九七七年」，臺北，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七十年一月版，頁一七—一八。

註② See Grant Amyot, *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*, (London: Croom Helm, 1981), pp. 201-206; 貝林格(Enrico Berlinguer)是在義共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上，首次提出要和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合作的這種路線。貝林格的報告，詳見 A. Tato edited, *La Question Communista, 1969-1975*, Vol. 2, Rome, 1975), p. 415. 貝林格正式提出該路線的時間則在一九七三年十月。

註③ 「民主的聯合」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名稱，而且不斷地具體化的時間則最早於一九五六年西共已有「全國性妥協」(Reconciliation Nacional)政策，寄望透過廣泛的聯合，取得穩固的民主基礎。七二年西共「八大」再更名為「自由公約」(Pacto Para la Libertad)。七三年又具體化為「宣言綱領」(Manifiesto-Programa)。見楊吉林著，「西班牙共產黨與歐共主義」，臺北，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，民國七十一年六月版，頁一四四—一六六；Busebio M. Mujal-Leon, 'Spanish Communism in the 1970s', in *Problems of Communism*, Vol. XXIV, No. 2, (March-April 1975), pp. 43-55; Cesar-Enrique Diaz Lopez, 'The Eurocommunist Alternative in Spain', in *Political Quarterly*, (July-Sept., 1979), pp. 349-358; W. Leonhard, *op. cit.*, pp. 214-238.

開創西共於西班牙建立社會主義的新局；而法共於一九七二年與社會黨簽訂「共同綱領」(Program Commun)^④後，更希望自己在法國吃掉社會黨的力量，壯大自己的羽翼，「獨力」取得政權，實行具有法國色彩的社會主義。但三國共黨始終命運乖違，希望落空。

義共總書記貝林格 (Enrico Berlinguer) 甫提出「歷史性的妥協」，便遭聯盟對象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內左右中三派的反對^⑤。「基督教民主黨」中派贊成短期同義共結盟，但不要「歷史性的妥協」這術語，而且他們把這聯盟視同「馴服」、「吸收」義共，以及「共體時艱」的唯一手段，根本不敢信任義共的誠意^⑥。該黨右派感覺，與義共合作，背叛黨的立場；左派則警告：義共的路線乃試圖在義大利建立馬克思主義的「霸業」。七六年三月「基督教民主黨」秘書長札卡克尼尼 (Benigno Zaccagnini) 更明白曉諭義共：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反對「歷史性的妥協」路線，因為義共的提議在執政黨同反對黨之間創下不可接受的混淆。何況義共的轉變尚未完全，不能予以信賴^⑦。

不僅如此，即使義共黨內亦有人對貝林格的路線不表支持。貝林格不得已於八〇年底，易弦更張^⑧。八二年再提出「民主的輪替」(Democratic Alternative) 路線；然「民主的輪替」遭到同樣的困擾。貝林格寄望這條路線能一改過去「歷史性的妥協」路線受「基督教民主黨」壓制的局面，再獲選民的認同與黨員的支持，然後聯合左派或其他民主的力量，組成沒有「基督教民主黨」人的政府，取得執政權^⑨。但作為義共聯合對象的最大左派力量「社會主義黨」，又反對這條路線。「社會主義黨」認為，義大利目前在選票數目上或政治上都沒有左派輪替的條件。雖然未來不同的演變與更新，有把該問題在議事日程表上再提出來的可能，不過這些必要的變遷進展得相當緩慢，而又充滿許多矛盾^⑩；尤其左派各黨的選舉力量未曾得到平衡的發展，義共依

註④ 關於「共同綱領」之簽訂，見熊自健著，「法國共產黨的歐共主義路線」，出自《問題與研究》第廿一卷第九期，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十日版，頁九五—九七；W. Leonard, *op. cit.*, pp. 193-198.

註⑤ 以下意見，引述拙作說明，見陳璋津著，「貝林格逝世與義大利共產黨的新動向」，出自《問題與研究》第廿四卷第三期，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十日版，頁七四—七五。

註⑥ Martin Clark and David Hine, "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: Between Leni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?" in *The Changing Face of Western Communism*, By David Childs, (London: Croom Helm, 1980), pp. 124-125.

註⑦ Giacomo Sarti, "The PCI on the Threshold," in *Problems of Communism*, Vol. XXV, No. 6, (Nov.—Dec. 1976), p. 43.

註⑧ See "Berlinguer Wants to Quit Italy's 'Compromise,'" in *Baltimore Sun*, (Dec. 8, 1980).

註⑨ Arrigo Levi, "Italian Communists Find Their Feet," in *the Times*, (Feb. 4, 1982), p. 8.

註⑩ PSI Secretary Bettino Craxi interviewed with *L'Espresso*, in *Avanti!*, (Sept. 25, 1982), pp. 1-2; "Craxi Delegation Pays Visit to Yugoslav Students," in *Avanti!*, (Feb. 24, 1983), p. 7.

然獨大，更使此種輪替難以實現。

義共黨內亦反對該路線。左派領袖印革拉歐（Pietro Ingrao）表示：貝林格「民主的輪替」路線內容不夠實際；現今左派的輪替與合作形式應建立於平等的競爭基礎上，相互對話，解開共產黨與社會主義黨之間長期衝突的死結，義共不要再圖「統治」（hegemonize）其他進步力量，輪替的遠景始有開展的可能^⑩。右派表示：義共「民主的輪替」路線要求結盟合作的對象太過偏狹，應擴大至中產階級，包括大企業家與其他中左派政黨，方足以保證「民主的輪替」^⑪。

義共實行兩次聯盟路線的結果，狀況淒慘。爲了此種擴大民主的聯盟路線，在七八年義共失掉兩萬五千名黨員，七九年損失兩萬九千名黨員，八〇年丟掉七萬或更多的黨員^⑫。在選舉方面，七七年四月地方選舉丟掉百分之九·五的選票（七六年原爲百分之卅八·三），七八年五月地方選舉又丟掉百分之九的選票（七八年是百分之廿六·五），七九年國會大選把七六年從南方、青年一代選民以及大都市邊沿貧民區選民贏來的選票，全部輸光^⑬，八三年八月國會大選再輸掉百分之〇·五的選票（此次得百分之廿九·九）^⑭。選舉後，社會主義黨拒絕與義共合作，進行「民主的輪替」，反而同「基督教民主黨」簽訂執政合作公約，組成義大利第四十四屆內閣^⑮，使義共實行社會主義的願望化爲泡影。

西共提出「民主的聯合」，作爲聯盟對象的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同樣予以反對。社會主義工人黨不願參加「民主的聯合」

註⑩ “Communist Deputies’ Speeches,”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45, (Mar. 7, 1983), pp. L2-L3; “Further on Speeches, Reaction,”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45, (Mar. 7, 1983), p. L3.

註⑪ PCI Secretariat member Giorgio Napolitano’s 4 March Speech to PCI Congress in Milan, in *L’Unita*, (Mar. 5, 1983), p. 7; Silvio F. Sengalli, “Italian Communism’s ‘Alternative’,” in *The New Leader*, (Mar. 21, 1983).

註⑫ “Italy’s Communists,” in *The Economist*, (Oct. 25, 1980), p. 12.

註⑬ Christopher Seton-Watson, “The PCI’s Taste of Power,” in *In Search of Eurocommunism*, edited by Richard Kindersley, (London: MacMillan Press, 1981), p. 154.

註⑭ “Final Results of Chamber of Deputies Election,”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26, (June 29, 1983), pp. L1-L2; “Party Officials Comment On Election Results,”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29, (July 5, 1983), pp. L1-L2; “Once Again at the Brink,” in *Time*, (July 11, 1983).

註⑮ Antonio Padellaro, “De Mita’s Three Condition to PSI,”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July 19, 1983), p. 1; “Party Leaders Hold Coalition Talks With Craxi,”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43, (July 25, 1983), pp. L1-L2; “Coalition Talks on Schedule, Craxi, ‘Optimistic’,”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46, (July 28, 1983), p. L1; “Italian Socialist Craxi to Present Cabinet Today,” in *The Washington Post*, (Aug. 4, 1983); Leslie Childs, “Italy’s New Leader ‘A Prisoner’,” in *The Daily Telegraph*, (Aug. 3, 1983).

⑩，一方面是爲對抗西共，另一方面怕參加該聯盟受西共控制。社會主義工人黨於七四年九月另成立「民主國會」(Congreso Democratico)，抵制西共；不成；七五年六月又組「共同綱領」(Plataforma de Convergencia)⑪。雖然它於七六年四月和七七年十月兩度與西共合作，但不表明渠等願與西共結盟⑫。尤其自七四年中新總書記岡札雷茲(Felipe Gonzalez)上臺後，致力轉化社會黨，更刻意要與西共劃清界線。最明顯的表現，即屬七八年五月自黨綱中剔除「馬克思主義」的行動。西共總書記卡利略(Stantiago Corrallo)結合左派，開啓西共建立社會主義的努力徒勞無功，影響選票以及黨員的向心力。七七年六月西班牙大選，西共僅得百分之九·二的選票，七九年三月大選得百分之十·六的選票，八二年十月大選降成百分之三·八⑬。黨員人數從七五年的廿萬，降成八一年的十四萬(西共黨內不滿份子估計得更少，據說只剩七、八萬名黨員)⑭；五、六年間損失了六萬名黨員。

卡利略實行歐共主義路線，最悲慘的結果莫過於造成了西共黨內的分崩離析。而八二年十月「社會主義工人黨」上臺執政，斷絕西共執政的美夢，接著十一月卡利略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⑮，新任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(Gerardo Iglesias)還足足花了一年八三年一整年，才讓西共從覆滅邊沿重獲生機⑯。

法共情況更壞。固然社會主義黨願意與法共簽訂「共同綱領」，但社會主義黨同樣別具居心。社會主義黨是希望利用「共同

註⑩ 以下意見引自揚吉林著，前揭書，頁一六四～一六五。

註⑪ Eusebio M. Mujal-Leon, "Spain: The PCE and the Post-Franco Era," in *Communism and Political Systems in Western Europe*, edited by David E. Albricht, (Colorado: Westview Press, 1979), p. 147.

註⑫ See Eusebio M. Mujal-Leon, "Spain: The PCE and the Post-Franco Era," p. 153; Gary Prevost, "Eurocommunism and the Spanish Communists," in *West European Politics*, Vol. 4, No. 1, (January 1981), p. 73.

註⑬ "Country Holds General Elections; PSOE Win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10, (29 Oct., 1982), pp. N2-N3; Richard Wigg, "Centre Democratic Rulers Punished By Voters," in *The Times*, (30 Oct., 1982).

註⑭ "Carrillo's Dissidents Routed," in *New Statesman*, (14 August, 1981); James M. Markham, "For Spain's Communists, Divisions Are Deep," in *The New York Times*, (Nov. 8, 1981); "At the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," in *Prauda*, (13 Aug., 1981), p. 4.

註⑮ 見陳璋津著，「卡利略下臺與歐共主義的危機」，出自〔問題與研究〕第廿三卷第二期，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版，頁七八～七九。

註⑯ 陳璋津著，「卡利略下臺後的西班牙共產黨」，出自〔問題與研究〕第廿三卷第四期，民國七十三年一月版，頁七七～八七；陳璋津著，「西共『十一大』及其隱憂」，出自〔問題與研究〕第廿三卷第九期，民國七十三年六月版，頁五九～七〇；陳璋津著，「西班牙新共黨：『人民共產黨』」，出自〔問題與研究〕第廿三卷第十期，民國七十三年七月版，頁八五～九三。

綱領」發展自己的力量，從選舉中逐漸消磨法共的勢力，壯大自己^②。社會主義黨領袖密特朗 (François Mitterand) 當時即表明：其基本目標乃「在共黨所控制的領域上，重建強大的社會主義黨，以使五百萬的共黨選民有三百萬能投票給社會主義黨」^③。社會主義黨的策略運用得相當成功，果然在短短幾年內吃掉法共的力量。在一九七四至七七年的幾次小選舉中，社會主義黨的得票率由百分之十八·九提高為百分之廿六·五，法共則從百分之十八·二滑落至百分之十七^④。法共至七七年雖藉口「共同綱領」過時，要求重新修訂，然至此已不能自拔，脫離不了社會主義黨的擺佈。七八年三月法國國會大選，法共再遭滑鐵盧，終於於八一年法國國會大選後淪為社會主義黨的附屬黨派，完全在政策上退讓。從八一至八三年，法共即在受人掣肘中掙扎求變，等待翻身的良機^⑤。

二、新年頭的變革與動向

經過十多年的折騰，西歐三個歐共主義政黨是歷經風霜，吃盡苦頭。十多年來，義共更易聯盟的對象，還是無法突破困境；西共搞得灰頭土臉，黨內大亂；法共如今一聽聯盟，便畏退三分。既然實行歐共主義辛酸嘗盡，在新的年頭，也就不能不圖謀興革，求變求通，俾打開一條生路。

一九八四年二月，義共總書記貝林格首開其端，採取變革行動。他在這時召開的義共中央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表示：未來對於社會主義政府，要採取強硬的立場；同時義共要抓住一切機會，領導散佈於全國的「普遍抗議」，主動創造「民主的輪替」之條件，換掉克拉克西 (Bettino Craxi) 的政府^⑥。因此，「民主的輪替」路線的聯盟對象，不再是社會主義黨，而是全國進步力

註② 見陳璋津著，「『廿四大』前後的法共」，出自〔問題與研究〕第廿二卷第一期，民國七十一年十月版，頁一〇五。

註③ *Le Monde*, (June 30, 1972).

註④ Frank L. Wilson, "The Left in French Politics: Prospects for Union," in *Contemporary French Civilization*, (Winter 1978), pp. 205-209.

註⑤ 見陳璋津著，「社會主義政府陰影下的法共」，出自〔問題與研究〕第廿三卷第八期，民國七十三年五月版，頁七〇~八五。

註⑥ "PCI to Take 'Hard Line' Toward Government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35, (21 Feb., 1984), p. L7; Enrico Berlinguer, "Communists' Initiatives to Build Conditions for Democratic Alternative," in *L'Unita*, (21 Feb., 1984), pp. 13-14; "Berlinguer Report to PCI Central Committee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41, (29 Feb., 1984), pp. L1-L16; Roger Cohen, "Italy's Communists, Socialists Fall Out, Making Leftist Rule Even More Unlikely," in *The Wall Street Journal*, (Feb. 23, 1984); Enrico Berlinguer, "Berlinguer Tells PSI: Turn Against the Right With Prompt and Specific Actions," in *L'Unita*, (23 Feb., 1984), pp. 1, 15; "Berlinguer Concluding Speech to PCI Session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42 (1 March, 1984), p. L1-L2; "Colaanni On Alternative Alignment Prospect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53, (16 March, 1984), pp. L1-L2.

量與羣衆，甚至有可能也是「基督教民主黨」。

貝林格的新「民主的輪替」路線內容有二：在內政上達成「建設與革新結果」；在外交上得到更多的自主權。但目的只有一個：突破困境。在內政方面，「民主的輪替」聯盟對象更迭，實屬情非得已，換掉克拉克西的政府，亦非義共本意。貝林格不過希望打破社會主義黨封鎖義共的局面，讓社會主義黨能與義共合作，進軍政壇。與社會主義黨合作，對義共太有利了；一個力量微弱的社會主義黨，在政治上絕非義共對手。新的「民主的輪替」聯盟對象，義共說有可能是「基督教民主黨」，那當也是嚇嚇社會主義黨；社會主義黨多年來就是怕這兩黨合作，在政壇上孤立它；至於義共本身，自然不會傻到真走回七〇年代的死路。至於在外交上得到更多的自主權，工作重點放在阻止美國在義大利西西里島部署潘興二號飛彈，儘早促成美蘇恢復限武談判；如有可能，更由義共扮演和平天使的角色，促蘇方緩和緊張的態勢。這項工作，其實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義共不過希望藉此一方面提高其在義大利政壇的聲望，因而改變其形象，增加其影響力；另一方面與蘇聯接近，拉近雙方的距離，促進黨內親蘇份子的團結與向心力，藉此健全內部，最後達到突破困境的目的^⑧。

對於社會主義政府的謀略行動，貝林格從二月末便開始進行；而外交方面的工作，貝林格甚至更早以前就開始準備了。是時，克拉克西的政府正試圖採行反通貨膨脹的政策，凍結隨物價浮動的工資，同時美國也希望在西西里島部署飛彈，因此給予義共善加利用的良機。首先，貝林格由三個不同的角度，向克拉克西施展壓力。在輿論公器上，他不斷抨擊克拉克西的政府對遏止通貨膨脹與更新產業結構，無能為力，專門只會在「勞動價格」上動歪腦筋。他認為，只有「民主的輪替」，由共產黨領導的具有新綱領新政策的政府，來替換克拉克西的政府，義大利的發展才有可能，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^⑨。在義大利國會中，他鼓勵國會議員杯葛政府的政策議案，促成內閣分裂^⑩；另外貝林格又唆使工會發動工人示威遊行，造成克拉克西施政上的困擾^⑪。

註⑧ 從其他角度看與義共聯盟的價值，不同的評價員 Gianfranco Piazzesi, "Notables' Silence" in *La Stampa*, (25 Feb., 1984), p. 1; Massimo Suriano, "Positive Reactions Within Government to Results of DC Congress,"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2 Mar., 1984), p. 1.

註⑨ 陳璋津著，「貝林格逝世與義大利共產黨的新動向」，頁七八。

註⑩ Enrico Berlinguer, "Communists' Initiatives to Build Conditions for Democratic Alternative," pp. 13-14.

註⑪ Sari Gilbert, *op. cit.*; "Opposition Set to Defeat Government Coalition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69, (9 Apr., 1984), pp. 11-12; Antonio Padellaro, "DC No Longer the Onlooker,"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9 Apr. 1984), p. 1; "Parliamentary Deadlock Raises Political Tension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70, (11 April, 1984), pp. 2-3; Tana de Zulueta, "Craxi Falls Foul of Communists," in *The Times*, (April 15, 1984); Henry Kamm, "Craxi's Hard Line on Italian Communists," in *The New York Times*, (April 15, 1984).

註⑫ "PSI Spokesman See PCI Return to 'Extremism'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43, (2 Mar., 1984), p. 12; "Socialist With a Sledgehammer," in *The Economist*, (March 24, 1984).

克拉克西經此凌厲的攻勢，幾乎招架不住，幸賴議會投信任票支持，方暫時渡過此難關。然終貝林格一生，義共從沒有解除社會主義黨孤立它的僵局。只有在繼任總書記的納塔 (Alessandro Natta) 身上，義共才獲得了突破僵局的轉機。

貝林格在八四年六月中旬逝世，納塔繼任^⑤。納塔於七月初利用三件事情，疏解了社會主義黨對義共的孤立態度。一為五、六月間爆發、七月查出的內閣閣員暨「社會民主黨」黨魁隆哥 (Pietro Longo) 參加 P-2 共濟會秘密組織案^⑥，一為克拉克西政府執政一年「政治盤查」 (Government's stocktaking) 不令人滿意的情況^⑦；另一則為義共於六月參加歐洲議會選舉的勝利^⑧。納塔認為，克拉克西政府應對隆哥案負政治責任，解散內閣^⑨。而且六月十七日歐洲議會選舉已表明一個政治階段結束，新階段來臨。目前義大利五黨聯合政府由於內部衝突與成就不彰，肯定是危機重重。政府的「政治盤查」，只有促使克拉克西政府下臺才是正確的結論。而解決危機，恢復憲政常軌，需要有新的政府以及新的改革政策。五黨聯合內閣再也玩不出什麼花樣，來解救義大利的危機。因此現在義共要鄭重提出「民主的輪替」政策，要求由義共上臺執政^⑩。

克拉克西以為事態嚴重，不能不疏通義共抑鬱的情緒，因此七月底發表政治協議公報，表明政府願與義共對話，執政黨也願

註⑤ Kay Withers, "Italian Communist Leader Plans to Continue Berlinguer Policies," in *The Sun*, (June 27, 1984); Henry Kamm,

"Italian Communists Choose a Successor to Berlinguer," in *The New York Times*, (June 27, 1984); Henry Tanner, "Italian Communists Elect Natta, Close Berlinguer Associate, as Leader," in *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*, (June 27, 1984). 劉德庭著，「亞歷山大德羅·納塔當選為義共總書記」，出自《人民日報》，一九八四年六月廿八日第六版。

註⑥ P-2共濟會秘密組織案，係屬政治醜聞。請參閱 Massimo Suriano, "Longo Summoned to Chigi Palace,"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28 May, 1984), p.1; Peter Nichols, "Masonic Report May Widen Crack in Craxi Coalition," in *The London Times*, (July 2, 1984); Antonio Padellaro, "Clash Over P-2; Coalition's Political Elucidation Postponed to Mid-July,"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July 4, 1984), p.1; Campbell Page, "Subversive P.2 Names 'Authentic'," in *The Guardian*, (July 4, 1984); Campbell Page, "Italian Communist Leader in Call For P-2 Resignations," in *The Guardian*, (July 5, 1984).

註⑦ "Government Coalition Parties Sign Program Document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147, (July 30, 1984), p.12; Peter Nichols, "Vote Will Give Craxi His Second Year," in *The Times*, (Aug. 1, 1984); Peter Nichols, "Craxi Coalition Gains Uneasy Truce," in *The Times*, (Aug. 3, 1984).

註⑧ Henry Tanner, "Italian Communists Take First Place Over Christian Democrats in Voting," in *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*, (June 19, 1984); Peter Nichols, "A Narrow Communist Victory in Italy," in *The Times*, (June 1984).

註⑨ Campbell Page, "Italian Communist Leader in Call for P-2 Resignation."

註⑩ "Natta PCI Report Says New Government Needed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139, (July 18, 1984), pp. L1-L2.

意取得反對黨某種的合作，共同為義大利的民主來奮鬥^④。義共終於打開了多年政治封鎖的局面。

從外交方面突破困境，義共這一年來的努力則無任何具體成果可言。貝林格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曾多方試探訪蘇，謀取重新展開限武的可能性^⑤，雖獲蘇聯應允，可是因為安德洛波夫（Yuriy Andropov）與貝林格相繼死亡，而義共又忙於歐洲議會選舉，訪問計劃只得暫時停頓。至今美蘇雙方即將展開限武談判，納塔雖然亦將應邀訪蘇，却仍未成行^⑥。

西共方面，一九八四年算是它的新年代。年初，它從混亂的局面中底定下來，雖然一月中旬有脫黨份子賈雷哥（Ignacio Gallego）另組新黨，反對西共的路線^⑦，但大體說來，其情況比以前好的很多。在遵行歐共主義路線圖謀黨的復興上，西共新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做了幾項興革：對黨內加強團結與力量；對內政方面批評社會主義政府的經濟政策，要求各社會主義政黨簽訂公約，強化左派；在外交上呼籲西班牙退出北約，保持中立^⑧。黨組織方面，西共確實有待加強團結，鞏固力量。五六年來，西共在卡利略領導下，黨的元氣大傷。八三年十二月西共「十一大」召開前，原總書記卡利略又搞窩裏反，扯伊格雷西亞斯的後腿^⑨。加上一月中賈雷哥的組黨活動，西共實在再經不起風浪。不過這方面的工作，伊格雷西亞斯做的不錯。二月中旬，他因應西班牙經濟與社會問題的需要，調整了原「十一大」選出的書記處成員之工作職務，強化功能^⑩。二月下旬，又號召了原西共脫

註^④ Antonio Padellaro, "PCI Less Rigid Toward Government,"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July 26, 1984), p. 1; Campbell Page, "Craxi on Course to Prop Up Coalition," in *The Guardian*, (Aug. 1, 1984); Peter Nichols, "Craxi Coalition Gains Uneasy Truce."

註^⑤ "PCI Delegation in USSR Today," in *L'Unita*, (Dec. 4, 1983), p. 5; "Chiaromonte on Objectives of PCI USSR Visit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38, (Dec. 9, 1983), p. 13; Sandro Scabello, "PCI's Talks in Moscow for Berlinguer Mission"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Dec. 11, 1983), p. 8; "PCI Officials Comment on Results of Moscow Talk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40, (Dec. 13, 1983), pp. 2-3; "Berlinguer Meets Craxi on Tour, Euromissile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244, (Dec. 19, 1983), p. 12; Ugo Baduel, "Missiles Initiative; Berlinguer to Visit Honecker," in *L'Unita*, (Dec. 12, 1983), pp. 1-2.

註^⑥ 見陳璋津著，「貝林格逝世與義大利共產黨的新動向」，頁七八～七九；"Natta on the Road to Moscow," in *L'Europeo*, (Aug. 11, 1984), p. 23; Andrea Purgatori interview with PCI Foreign Section Chief Antonio Rubbi,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Aug. 8, 1984), p. 2; "PCI's Rubbi Comments on Euromissiles, CPSU Tie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56, (Aug. 10, 1984), pp. 2-3.

註^⑦ 見陳璋津著，「西班牙新共黨：『人民共產黨』」，頁八五～九一。

註^⑧ "Iglesias Opening Speech to Central Committee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51, (14 Mar. 1984), pp. N2-N8; "Iglesias Criticizes Socialist Government in Speech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59, (26 Mar. 1984), p. N3.

註^⑨ 陳璋津著，「西共『十一大』及其隱憂」，頁六一～六三。

註^⑩ "New Appointment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30, (14 Feb. 1984), p. 4; Madrid Domestic Service, (12 Feb. 1984).

黨的五百名知識份子黨員，重新加入西共^④。這段時期之前，亦取得安達盧西亞省（Andalusia）西共支部表明支持的意願^⑤。而截至八四年底止，只發生過一次區域黨部少數黨員脫黨事件^⑥。

在內政問題方面，一月中，伊格雷西亞斯與西班牙首相岡札雷茲會談，表明西共與社會主義政府繼續合作的決心，並且希望西班牙政府能夠接受西共建設性的批評，在經濟政策、國際形勢、政治民主化與失業問題等方面，考慮西共的意見^⑦。二月起，西共就猛烈抨擊岡札雷茲的經濟政策不顧工人的生活與就業問題，要求西班牙政府更換經濟政策。在這方面，伊格雷西亞斯似乎比卡利略時代做的較有彈性。可是因為面對著強大的西班牙「社會主義工人黨」，伊格雷西亞斯顯然無用武之地。四月，西共再因應社會主義工人黨意圖用選舉法排擠西共的陰謀，提出以西共為主的真正左派「輪替」政策，來解除社會主義工人黨「統制」左派陣營的局面^⑧。不過迄至八四年底，西共在政治上還是沒取得任何重大進展，而在外交問題上亦然。西共本想利用西班牙參加北約的問題，提高聲望。到八四年終，它同樣在這方面成績掛零^⑨。

去（一九八四）年一年來進行變革，比較有「進展」的，大概要屬法共了。法共走歐共主義路線受的痛苦最深，變革也就愈殷切。法共總書記馬謝（Georges Marchais）從年前就一直找機會，試圖脫離因參加社會主義政府而受社會主義黨控制的窘境^⑩，但多方探尋都沒成功。從年初起，他又再試一次。這次他藉密特朗政府公佈即將推行的工業化政策的機會，批評社會主義政府不顧失業率與人民的購買力降低，悍然推行不再貼補電力、鋼鐵、汽車與造船等企業基金，以及降低生產量的工業現代化政策

註④ Carmen Rivas, "Former Members From Professional and Trade Union Sectors Return to PCE," in *Mundo Obrero*, (24 Feb.—1 Mar., 1984), pp. 6-7; "PCE Leaders, Former Party Members Discuss Return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43. (2 March, 1984), pp. N1-N3.

註⑤ "In den Abgrund," in *Der Spiegel*, No. 52, (26 December, 1983).

註⑥ "More PCE Members Join Gallego-Led Faction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11, (7 June, 1984), p. N1.

註⑦ C. N., "PCE Will Not Conduct Policy of Harassing Government," in *La Vanguardia*, (11 Jan., 1984), p. 8.

註⑧ "Iglesias on PSOE Election Promises, Alternative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78, (20 April, 1984), pp. N1-N3; Gerardo Iglesias, "Proposal for the Left," in *El Pais*, (17 May, 1984), p. 20; "PCE's Iglesias on National Impact of Catalan Polls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02, (24 May, 1984), pp. N1-N4.

註⑨ 西共自己的報告—見 "Left Must Not Demobilize," in *Mundo Obrero*, (13-19 September, 1984), pp. 6-9

註⑩ 法共過去的努力見陳璋津著，「社會主義政府陰影下的法共」，頁八〇～八四。

④。馬謝表示，密特朗政府違反一九八一年的左派執政協議。要求密特朗立即收回成命^⑤。馬謝同時要求施行機動的工業政策，改進工作效率，馬上宣佈一連串的新措施來制止失業^⑥；尤其要同工人簽訂「重新配置就業契約」(redployment contract)，給付失業工人薪資兩年^⑦。廿七日，密特朗與馬謝洽商，希望馬謝不要恣意批評政府，會談沒有結果。四月初，馬謝再藉密特朗正式頒佈新鋼鐵工業政策的時機，批評其政策為「悲劇性的失誤」、「壞的選擇」、「註定要失敗」^⑧。密特朗後來使出殺手鐮，動用信任投票，使法共這次求變求通的嘗試再度失敗^⑨。

法共經過這次失敗，四月以後，就使用讓社會主義黨全面轉向「右派」的策略，以期因社會主義政府施行右派政策，可使法共振振有辭的脫離社會主義黨的控制。馬謝的想法以為：平時法共就扮演左派「衛兵」的角色，故意經常批評社會主義政府偏離左派的政策，在決定性時刻，社會主義黨不能不修正政策俾適應環境時，又支持其「右派」政策，使其不能自拔，越「陷」越深

註⑤ 密特朗的工業政策，見 Diana Geddes, "Wave of Industrial Strikes Hits Mitterrand's Embattled Socialists," in *The Times*, (Jan. 24, 1984); Diana Geddes, "French £ 400 m Package for Industrial Renewal Criticized on All Fronts," in *The Times*, (Feb. 9, 1984); Norman Bowen, "Facing Reality: France's New Economic Strategy," in *The New Leader*, (April 2, 1984); "Mitterrand Holds Press Conference 4 Apr.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69, (Apr. 9, 1984), p. K1.

註⑥ "Marchais Address at French Communist Congress," in *Daily Report: Soviet Union*, No. 14, (Jan. 20, 1984), pp. G7-G8; Diana Geddes, "Marchais Lashes Economic Policy But Says Party Will Remain in Coalition," in *The Times*, (Jan. 20, 1984); Georges Marchais, "New Is the Time for Us to Make Crucial Decisions," in *L'Humanite*, (Jan. 9, 1984), pp. 3-5; "Marchais Report to PCF Central Committee Session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8, (Jan. 26, 1984), pp. K5-K10; "The Truce Is Over," in *The Economist*, (Jan. 28, 1984); Georges Marchais, "The Criterion for Real Modernization Is the Creation of Productive Jobs," in *L'Humanite*, (Jan. 30, 1984), pp. 5-6.

註⑦ Diana Geddes, "Marchais Lashes Economic Policy But Says Party Will Remain in Coalition"; Georges Marchais, "The Criterion for Real Modernization Is the Creation of Productive Jobs," pp. 5-6.

註⑧ Diana Geddes, "Wave of Industrial Strikes Hits Mitterrand's Embattled Socialists."

註⑨ "Implementing the Right Policy: The 1981 Policy," in *L'Humanite*, (Apr. 3, 1984), p. 3; "Marchais Criticizes Government Steel Plan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70, (Apr. 10, 1984), p. K8; Michael Dobbs, "Mitterrand Stands Fast in Rift With Communists Over Industry," in *The Washington Post*, (April 5, 1984); John Nielsen, "An Ugly Backlash in Lorraine," in *Time*, (April 16, 1984).

註⑩ "Government to Call For Vote of Confidence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77, (April 19, 1984), p. K1; "Vote Set for 19 April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77, (April 19, 1984), p. K2.

，俟時機成熟，再與之仳離，另樹一幟。這樣，它可以向選民交待，又可以避免法共走入絕地。六月以後，馬謝這個變通的辦法奏效。經過歐洲議會選舉，密特朗發現，他的政府如果不在一九八六年法國大選前把經濟搞好，扳回其施政的敗績，社會主義黨的前途即不太樂觀。因此七月初改組內閣，全面推行中左派的政策^⑥。法共在五月初開始推波助瀾^⑦，六月初又故意向社會主義黨示好，表示法共不會再攻擊政府的政策^⑧，七月即藉社會主義政府新內閣無法採行其削減失業的建議，照顧工人生活為由，退出社會主義政府^⑨。自此法共成爲不受牽制的共黨。作爲一個自由的反對派，九月起，法共全面攻擊社會主義政府的預算政策及工業現代化綱領，企圖以工會的力量，扳倒新內閣^⑩。

三、歐共的未來：永遠的反對派

歐洲三個歐共主義政黨，經過年來的奮鬥，終於大致恢復原來的生機。但我們可以發現，它們實際上是在繞了一大圈後，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。而且十年努力的經驗，好似大夢一場，並沒能帶給他們什麼寶貴的教訓。

對義共而言，現今它雖然突破了社會主義黨的政治封鎖，可是仍很難讓它自己相信渠等合作的誠意^⑪。也就是說，社會主義黨決不會支持義共，讓義共得到「廣大民主基礎」的支持，而「輪替」執政。這情況同一九七〇年代相同；儘管一個破落的「基督教民主黨」上臺執政無法解決政治與經濟的危機，它就是不願將政權拱手讓與非它支撐才得上臺執政的政黨。假如今天政治聯盟的問題，仍然成爲義共今後發展的障礙，那麼歐共主義的趨勢在義大利的成長即不可能。義共在力量不夠大到「獨力」組閣，而且無懼外力干涉重蹈智利共黨的覆轍時，今後則註定成爲「永遠的反對派」。

註⑥ James Rupert, "Beleaguered Mitterrand Ousts Premier," in *The Washington Post*, (July 18, 1984).

註⑦ "PCF's Marchais Hits French Government's Policies," in *Daily Report: Soviet Union*, No. 91, (May 9, 1984), p. G8.

註⑧ Paul Webster, "Communists Give Up Attacks on Partners," in *The Guardian*, (June 1, 1984).

註⑨ "PCF Official on Government Reshuffle, Stance," in *Daily Report: Western Europe*, No. 141, (July 20, 1984), pp. K2-K3; John

Vinocour, "Communists Leave Paris Government Over the Economy," in *The New York Times*, (July 20, 1984); Walter Schwarz,

"President Bolsters Personal Power," in *The Guardian*, (July 20, 1984).

註⑩ Paul Webster, "Socialists Support Remodelled Policy As Critics Silenced," in *The Guardian*, (Sept. 10, 1984); Paul Webster,

"Communists to Fight Against French Budget," in *The Guardian*, (September 4, 1984).

註⑪ Enzo Marzo interview with Giorgio Napolitano, in *Corriere Della Sera*, (July 27, 1984), p. 1.

對西共而言，它面對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人黨，儘管西共業已團結了瀕臨敗亡的組織，可是社會主義工人黨仍然不願意同西共結盟，支持西共。情況當然同一九七〇年代相同；西共還是「迫切」需要真正有力量的聯盟，才能上臺「輪替」執政。假如歐共主義的趨勢在西班牙沒有發展的可能，那麼西共也將同義共一樣，註定要成爲「永遠的反對派」。

對法共而言，固然它退出了社會主義黨政府，但還是脫離不了需要結盟才能「輪替」執政的命運。因此儘管十多年來與社會主義黨合作的經驗非常慘痛，可是到去年千方百計脫離社會主義政府後，馬謝還是對一九八一年左派的執政協議眷念不已。馬謝就會經說過，他希望社會主義黨重回左派的陣營，法共仍願意同社會主義黨合作^⑤。自然已經步向「右派」的社會主義黨，不會再回左派的陣營，歐共主義趨勢不可能發展，法共未來也註定成爲「永遠的反對派」。

而就整個歐共主義趨勢看來，有關共黨註定找不到可靠的同盟，獲得信賴支持，歐共主義在歐洲則要沒落。一種「永遠的反對派」態勢，對時時刻刻想推行社會主義的共黨說來，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。因此說不定在未來幾年，歐共在它發覺此路不通之後，會重走暴力路線的老路。而當那一天到臨時，國際共運可能又要有一番新的轉變。

註⑤ "The Need for a New Alternative," in *L'Humanite*, (27 September, 84), p.3.

五次圍剿戰史（上下冊） 十六開本 兩巨冊

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
美金 十六元

郵資另加 國內：新台幣四十元
國外：平寄美金八元
航空美金二十二元

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證明發售